

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

皖南花鼓戲

(第六集)

要 目

酒醉花魁 思凡

張古董借妻 南冲耕牛

胡氏下書 花亭会

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

皖南花鼓戏六集目次

酒醉花魁	(1)
思 凡	(4)
思儿望郎	(6)
郭华买胭脂	(10)
何义保扯状	(17)
张古董借妻	(29)
南冲耕种	(50)
胡彦昌辞店	(58)
铁板桥	(65)
拦 马	(80)
张老三下南京	(98)
胡氏下书	(109)
小姑贤	(111)
绣荷包	(121)
花亭会	(127)
观 画	(131)
湯老二試妻	(136)
瞧干娘	(144)

酒醉花魁

傅安华口述本

人物：

卖油郎（简称卖）

花魁女（简称花）

（花魁女上。）

花：（唱“慢淘腔”）花魁女在情房二目落淚，叹只叹薄命的人苦命的花魁。恨晚娘卖奴家那知錢貴，得身价五百兩銀她轉回程。卖进院不过是十一二岁，十三十四叫我去把客陪。为陪客受过了无数罪，为陪客挨过了无情的棍棒。只打得花魁女双目落淚，无奈何假卖风流去把客陪。昨夜晚陪公子吃了大醉，（“牛口歇”，打酒气）这一醉醉坏了苦命的花魁。朝前走止不住慢往后退，朝后退少精神气力难为。沒奈何窜跌跌木床打睡，但看看是何人慾惹花魁。（卖油郎上）

卖：（唱“慢淘腔”）樵楼上打罢了初更鼓定，我姓秦叫秦忠就是小生。头一回挑油担立成院进，花魁姐陪的是王子公孙。第二回挑油担立成院进，花魁姐会一面面熟人生。爱花魁生得好玲珑干淨，爱花魁八子眉鹤子眼睛。爱花魁十指尖尖嫩如春筍，爱花魁樱桃口薄薄咀唇。为花魁高堂母少有奉敬，为花魁蚀油本不能回程。昨夜晚王九媽对我講定，她說道花魁姐酒醉院門。我秦忠进院来更深夜靜，不知道花魁姐在那座房門。站至在院房內側耳細听，听一听花魁姐背后的声音。

花：（唱“慢淘腔”）听樵樓打罢了二更鼓定，想起来我院房来往的客人。来千千去万万不称奴意，有一位卖油郎是个至誠郎君。天保佑那郎君院房走进，花魁女会一面死也甘心。叹官人叹

得我油煎火滾，（“半口血”、打酒气）我的亲官人来！我心中好一似紅火一盆。我院房有香茶无人奉进，王九媽送香茶快快来临。

卖：（唱“中板”）我秦忠在院房喜之不尽，花魁姐酒醉后思念小生。
她院房有香茶无人奉进，我秦忠要当一个送茶之人。（秦忠上前端起茶杯，先試冷热，然后喂給花魁女喝，刚至花魁女咀边，花酒性发，呕吐在卖油郎手臂上）（唱“快板”）我秦忠今夜晚悔之不該，不該送香茶走进院来。花魁姐回了酒衣服吐坏，莫奈何将蓝衫脱将下来。（迈淘）三九天脫蓝衫寒冷在外，院房中也沒有炭火干柴。莫奈何抱茶瓶立站一块，花魁姐醒了酒說清楚和明白两下丢开。

花：（唱慢腔）听樵楼打罢了三更鼓定，虽然酒醉后酒醉心明。我院房无丫环誰人奉敬，是何人送香茶我解渴心。十指尖尖展愁眉用目覶定，抬头看一郎君站在院門。这官人站院房快表名姓，独一人到院房所为何情？

卖：（唱“中板”）花魁姐你不必将我來問，我姓秦叫秦忠就是小生。
头一回挑油担立成院进，花魁姐陪的是王子公孙。第二回挑油担立成院进，花魁姐会一面对熟人生。我为你高堂母不能奉敬，我为你触油本不能回程。我为你三更天院房走进，
（“送板”）我为你三更天怀抱茶瓶。

花：（唱“送板”）問官人抱茶瓶因为何事？

卖：（唱“送板”）花魁姐回了酒吐坏衣襟。

花：（唱“送板”）秦官人說此話我还不信，

卖：（唱“送板”）若不信下床来細看分明。

花：（唱“送板”）来来来来搀扶我木床下定，（秦忠把衣服拿到，給她一看）（唱“半歌”）我的秦官人啦！（打酒气）果然是我回酒吐坏衣襟。秦官人在院房将我候等，花魁女开箱子去拿衣襟。（“半掠子”）蓝衫拿定，把与了秦官人穿之在身。秦官

人你只把宽心放定，花魁女愿从良随定官人。

卖：（唱“中板”）花魁女愿从良是你的根本，我秦忠手无钢刀怎样杀人。

花：（唱）秦官人没出口奴心已明，想必是无身价与奴家赎身。秦官人在院房将我候等，花魁女开箱子去拿白银。（“半擦子”）龙票拿定，把话说与官人听。龙票上写的是—千两正，把与了秦官人带出院门。五百两银子作身价买奴出院，三百两银子盖房廊安身。龙票上只剩下二百两正，秦官人挑油担慢度光阴。这是我真心话对你讲定，切没把苦命的人丢在院门。

卖：（唱“中板”）好一个花魁姐恩情太深，先赐蓝衫后赐白银。辞别了花魁姐走出院门。（欲走）

花：（唱）拦住了秦官人慢稍停。（转“送板”）秦官人你为何这样的急性？

卖：（唱“送板”）我怕的是天明亮难出院门。

花：（唱）秦官人你只把宽心放定，天明亮自有奴家一手承担。昨夜晚上酒醉后，亏你送香茶奴解渴心。倘若是遇到了流痞光棍，花魁女酒醉了任他胡行。手带官人小房走进，红罗帐表一表送茶恩。（二人同下）

——剧终——

思 凡

(小尼姑下山)

杨光荣口述本

人物：

尼姑 (简称尼)

(尼姑上)

尼： (唱“思凡调”)昔日有个目莲僧，他到西天去取经。(重句)我問西天有多远，他说十万共八千。那怕十万八千里，一路上多念几个那摩佛无量佛阿弥陀佛。(重数板)日落西山黄昏后，細听我出家人表表苦楚：可怜可怜实可怜，一盏明灯照佛前，幼年光阴倒好过，人老无子苦黄連。

(白)我乃赵氏尼僧，可叹爹娘早年丧命，落在庙堂出家。不想終身便墨，想起落身之事，好不悶杀人也。(一更)

(唱)一更里打坐在禅堂，恨声爹来恨声娘，不是奴家不好扶养，为什么送到尼姑庙堂。二更里月影斜，恨声爹来恨声娘，也不是奴家长不大，为什么送到庙堂来出家。三更里打睡在梦中，想起来那一天美貌相公，我与相公来玩耍，男情女爱喜相逢。醒来还是南柯梦，两手忖心一场空。四更里月亮朝西落，想起来出家人淚如梭，打开窗户朝外看，月儿滾滾下山坡，月落西山明夜升，光阴一去无奈何。五更里天明亮，出家人撞鐘擂鼓烧早香。(洗脸，挂幔，放灯，点灯，撞鐘，擂鼓，叩头)烧香烧到佛三尊，得见童子拜觀音。烧香烧到佛殿过，又得见十八罗汉笑呵呵，我問罗汉笑什么，他說我青少年好不难过。烧香烧到十殿过，来到十殿數閻羅。一

殿秦王，二殿楚王，三殿宋王，四殿武王，五殿閻羅王，有判官和小鬼，来拿我，来拖我，拖拖拉拉下油鍋。不怕不怕真不怕，只见活人在受罪，那见死鬼來頂枷，火烧眉毛只顧眼下。（重教板）那天无事山門去玩耍，山門外來一个美貌冤家。他将眼睛望着我，我的眼睛望着他，他望我我望他，两人心思哎哟常常挂心下。头上取下观音轍，身上脫下旧袈裟，袈裟捧在神龕下，从今以后再也不穿它。手拿梳子照一照，好象乡下二女嬢娃，輕輕悄悄走出山門，下山去找那个美貌郎君。急急忙忙下山崗，下山去找美貌才郎。瞞着师父下山坡，下山去找那位美貌哥哥，两人夫妻成婚配，男耕女織做生活，又不打我又不罵我，夫妻双双笑呵呵，好不快乐。瞞着师父把山下，下山去找那个美貌冤家，一年两年修头发，三年四年养娃娃，五年六年儿长大，喊了声和尚爹吵哟尼姑媽媽。小小鯉魚紅紅的腮，上江游下江来，上江吃的灵芝草，下江吃的苦青苔，摇头摆尾出大海，从今以后再也不回来。（重教板）耳听鐘鼓在响亮，怕只怕老师父赶下禅堂。眼望松山沒多远，跑至松株內去躲藏。

—— 剧終 ——

思儿望郎

鍾漢臣口述本

人物：

賈美英 (简称賈)

(賈美英上)

賈： (唱“望郎調”)正月望郎迎春花儿开，迎春花儿开得好，顛勢勢十指尖尖掐一朵戴，头戴着美翠花望啥，望啥……望里望郎来呀。

(唱“思儿調”)正月思儿鬧元宵，儿呀！想起来乖乖儿子，泪儿呀掉下来。(数板)生嫁儿如同得个宝，一家大小喜不了，亲戚朋友都来到，家婆家来与我儿做三朝。正月十五元宵鬧，手带我的乖乖儿子把灯瞧。竹馬灯团团轉，獅子灯在地下拋，龙灯玩得多熱鬧，又是麒麟和高蹠。看罢灯回來了，点点学把为娘瞧，张家的姐李家的嫂，哪个不說我的好嫁女。我只說我的嫁儿长得好，哪晓得乖乖儿子命不久牢。儿呀！

(唱“望郎調”)二月望郎杏子花儿开，杏子花儿开得好，顛勢勢十指尖尖掐一朵戴，头戴着美翠花望啥，望啥……望里望郎来呀。

(唱“思儿調”)二月思儿是花朝，想起来乖乖儿子泪涓涓。泪儿呀，乖乖儿，(数板)总在娘怀里抱，天天跟着为娘跑。一把屎一把尿，一点不到就哭了，不觉又是痘花到。請先生破神苗，嫁女儿的痘花刚刚整好了。歇了三天又发烧，打了一个紅紙練子繫一繫，渾身出的一团乱糟。晓得我的乖乖儿子命不牢。儿呀！临死后沒有一个正經苗。儿呀！

(唱“望郎調”)三月望郎桃子花儿开。桃子花儿开得好，颤势势，十指尖尖指一朵戴，头戴着美翠花望啥，望啥……望里望郎来呀。

(唱“思儿調”)三月思儿是清明，儿呀！想起来乖乖儿子泪双淋。儿呀！(数板)三月思儿是清明，手带我的乖乖儿去上祖坟。嫁嫁儿在前面把路引，为娘的在后面随后跟。不觉走，不觉行，不觉来到老祖坟。娘在地下烧钱纸，乖乖儿在上面来插青。突然间起了怪风一陣，吹得我的乖乖儿打个冷惊。上罢了坟自家进，嫁嫁儿喊叫他的脑壳疼。請先生，算灵命，八个字我报把先生听。先生說，不是犯住了将军箭，又不是閼住了黑煞神。先生你不說奴心惊，儿呀！想必是我乖乖儿吓掉了三魂。儿呀！

(唱“望郎調”)四月望郎李花儿开，李子花儿开得好，颤势势十指尖尖指一朵戴，头戴着美翠花望啥，望啥……望里望郎来呀。

(唱“思儿調”)四月思儿麦穗黄，儿呀！想起来乖乖儿泪悲伤。儿呀！(数板)四月思儿麦穗黄，想起来乖乖儿子泪悲伤。老天爷出了一个大太阳，麦子铺了几稻场。为娘的到外面去打场，乖乖儿得了病睡倒牙床。他丢了三天没有吃饭，为娘心里着了慌。打开窗户朝外望，外面来了一个卖货的郎，买饼子和麻糖，娘嘴里嚼来几咀里尝。嫁嫁儿生得格古又格样，这不吃来那不尝，为娘的没朝后来想，糊里糊塗打我儿子三巴掌。将嫁儿丢在牙床上，为娘又到外面去打场。一场麦子未打下地，嫁嫁儿子死至在牙床上。早知道我的乖乖儿不好养，儿呀！我就不該打我儿子三巴掌。儿呀！

(唱“望郎調”)五月望郎槐子花儿开，槐子花儿开得好，颤势势，十指尖尖指一朵戴，头戴着美翠花望啥，望啥……望里望郎来呀。

(唱“思儿调”)五月思儿是端阳，儿呀！想起来我娘儿泪悲伤。儿呀！(数板)五月思儿是端阳，想起来我娘儿泪悲伤，又是粽子和沙糖，想起了我的乖乖儿子不能尝。到夜晚进上房，糊里糊涂倒至在牙床上，为娘房里没有火光。看见了我的娘儿，儿子进了上房，他喊了一声爹，叫了一声娘。我才将我的乖乖儿子抱上床，我正与我的乖乖儿把话讲。天亮了未看见，我的小儿郎，原来是为娘梦一场。想必是我的乖乖儿死得冤枉，儿呀！你临死后还来哄为娘呀。儿呀！

(唱“望郎调”)六月望郎荷花儿开，荷花儿开得好，颤势势，十指尖尖指一朵戴，头戴着美翠花望啥，望啥……望里望郎来呀。

(唱“思儿调”)六月思儿天气热，儿呀！想起来我娘儿泪悲伤。儿呀！(数板)六月思儿天气热，想起来我娘儿泪悲伤。哥哥嫂嫂他在那厢说，尊声弟媳妇你听明白。娃儿女该有多少，由你选来由你择。你只当少怀不了十个月，百年归山也是满山白。他在那厢说，奴在这厢默。小奴家生得命不好，牵连了人家的儿女作了孽。人家的儿子打也打不得，儿呀！我还沒有打他恐有旁人說。儿呀！

(唱“望郎调”)七月望郎菱角花儿开，菱角花儿开得好，颤势势，十指尖尖指一朵戴，头戴着美翠花望啥，望啥……望里望郎来呀。

(唱“思儿调”)七月思儿倒转来，儿呀！想起来我的娘儿泪腮。儿呀！(数板)七月思儿倒转来，曾记得为娘的把娘儿怀。我天天就把一个瘟病害，人面前不敢把头抬。三餐茶饭娘不爱，田地的生活我也丢开。奴的丈夫不知好和歹，他说是小奴家假装歪。公婆大人知道好歹，他说我的儿媳怀了胎。怀娘儿怀到十个月满，我才见我的乖乖儿子生下来。生下来我的乖乖儿娘喜坏，聪明乖巧好人才。拿剪子来剪脐

带，脚盆的洗来娘怀的揣。事到如今話在人不在，儿呀！你怎叫为娘的丢的开。儿呀！

(唱望郎調)八月望郎桂花儿开，桂花儿开得好，颤势势，十指尖尖掐一朵戴，头戴着，美翠花，望哈，望哈，望里望郎来呀，(望郎好象来了，喜，又忽想儿)

(唱思儿調)八月思儿中秋节，儿呀，想起来我的乖乖泪悲切，儿呀，(数板)八月思儿中秋节，想起我的乖乖儿泪悲切，到夜晚跟娘歇，吵得为娘的睡不得，我开开纱窗儿望月，儿望月亮打湖說，儿要天上星星娘又难得摘，到五更半夜才睡得，哪晓得我的乖乖儿养不得，儿呀，我的乖乖儿子死了娘遭孽，儿呀，

(唱望郎調)九月望郎菊花儿开，菊花儿开得好，颤势势，十指尖尖掐一朵戴，头戴着美翠花，望哈，望哈，望里望郎来呀，(望郎好象来了，喜，又忽想儿)

(唱思儿調)九月思儿是重阳，儿呀，想起我乖乖儿子泪悲伤，儿呀，(数板)九月思儿是重阳，想起我的乖乖儿子泪悲伤，得见儿父回家乡，我与丈夫作商量，儿女都是你我养，大红鞋跟儿做几双，穿到外面多排场，哪一个不说我的好儿郎，燕子衔泥空指望，儿呀，我前世烧了断炉香。儿呀！

(唱望郎調)十月望郎芙蓉花儿开，芙蓉花儿开得好，颤势势，十指尖尖掐一朵戴，头戴着，美翠花，望哈，望哈，望里望郎呀，(望郎好象来了，喜，又忽想儿)

(唱思儿調)十月思儿小阳春，儿呀，想起我的姣姣儿泪双淋，儿呀，(数板)十月思儿小阳春，想起姣儿泪双淋，得见奴家丈夫自家进，含羞带愧好箒人，开言便把儿父請，妻子言求你是听，你我生得都还年紀青，今年不生明年生，这都是思儿望郎一段文，儿呀，你看伤心不伤心。儿呀！

—— 剧落 ——

郭华买胭脂

喻家福口述本

人物：

郭 华 (简称郭)

王月英 (简称英)

王 氏 (简称王)

(王月英)

英：(唱)王月英坐铺房长思短叹，叹只叹老爹爹好不惨然。家不幸老爹爹早把命丧，撇下了母子們浪里舟船。周櫟桥开了一座胭脂宝店，好膏紅发卖给四路客官。将招牌挂至在廊簷外面，一字字二行行略表一番。上写着王月英开的胭脂宝店，好膏紅发卖给四路客官，观罢了招牌走进了铺房内面，一挑花二绣朵三等客官。(郭华上)

郭：(唱)表家乡住之在汴梁城垣，我姓郭叫郭华就是生員。大比年上京都高官求显，万岁爷停了考轉回家园。只落得周櫟桥提笔教館，我昨天閒无事四处游玩，有小生游玩到周櫟桥岸，见了一位美大姐巧繡鞋尖。出学堂来至在周櫟桥岸，又得见一块招牌挂在廊簷。上写着王月英开的胭脂宝店，好膏紅发卖给四路客官。观罢了招牌字铺房内观看，又只见美大姐巧绣鞋尖。头上的青絲发如同墨染，戴了一只望郎簪耳穿銀环。有郭华进铺房一礼相见，

英：(接唱)王月英在铺房有礼相还。铺房外有椅子相公休站，王月英綉針綫少奉茶烟。問相公到铺房所为哪件？

郭：(接唱)只因为买膏紅来到店前。

英：(接唱)这膏紅也不是男子擦脸，

郭：（接唱）买回家送与我有心人焉。
英：（接唱）但不知你有心人相隔多远，
郭：（接唱）三步不近四步不远，在你我的眼前。
英：（接唱）問相公这膏紅买得几片，
郭：（接唱）隨身帶的散碎銀大姐請觀。（郭將銀子，放在自己的扇子上舞動，王用扇子將郭的扇子蓋住，王打手勢，意即外面有人，郭回头去看，王取郭的銀子介。）
郭：（白）大姐，那廂无有？
英：（白）相公，白銀到了我的手。
（唱“送板”）將白銀放至在天平上面，
郭：（唱）不用秤，不用戥，重有三錢。
英：（唱）將白銀放至在抽屜內面，山架下取膏紅相公請觀。（王將胭脂包，放在扇子上舞動，郭將扇子蓋住王的扇子，郭打手勢，叫王看外面，意即那边有人來了，王回头，郭取王的胭脂）
（白）相公，那廂无有？
郭：（白）大姐，膏紅到了我的手。
英：（白）相公，你真是乖巧。
郭：（白）不见奇，哈哈哈……
（唱“送板”）有郭華接膏紅用目觀看，這膏紅果然好又紅又鮮。
明知道好膏紅假意調換，（“溜子腔”）我假意調膏紅好求姻緣。
英：（白）相公，你为何去而复轉？
郭：（白）大姐，这膏紅不知是那家膏紅？
英：（白）相公，是我家膏紅。
郭：（白）大姐，既是你家膏紅，这顏色淡弱一点。
英：（白）相公，不是那样講法，这膏紅要摊在手上，彈在臉上，才能觀到成色。（郭將膏紅彈在英脸上）

- 英：（又白）相公，你为何弹在我的脸上？
- 郭：（白）大姐，弹到自己的脸上，自己难观自己成色，因此，弹到大姐脸上。
- 英：（白）相公，成色可好？
- 郭：（白）好好！就是淡弱一点。
- 英：（白）有三等膏红，不知你买那等膏红。想必你是买上等膏红。
- 郭：（白）买它不起。
- 英：（白）想必你买下等膏红？
- 郭：（白）要它无用。
- 英：（白）相公，不知你要哪样膏红？
- 郭：（白）大姐，我买终身，
- 英：（白）终身未曾……
- 郭：（白）大姐，千里迢迢，万里登程，就是为的终身而来。
- 英：（白）相公，我怕便宜了你。
- 郭：（白）大姐，便宜也不是外人。
- 英：（白）你在怎讲？
- 郭：（白）不是外人。
- 英：（笑，唱“送板”）山架上取膏红与相公调换，
- 郭：（接唱“快板”）有郭华跳柜台要求姻缘。头上的青丝发如同墨染，戴一根望郎簪耳坠银环。有小生越看越好看，小金莲摸一把嫩似藕尖。（郭跳柜台，英也坐在柜台上，二人背靠背而坐，舞动手中的扇子，郭摸英的小脚）（英用手指着郭华，郭退地下。）
- 英：（唱“迈腔”）罵一声郭相公真可胆大，（转“快板”）你不該跳鋪房調戏奴家。倘若是再不走连声高罵，喊动了左右邻送到官衙，打板子夹夹棍你怕是不怕？
- 郭：（唱“快板”）打板子夹夹棍我不怕。請出来你令堂母与我答話，
- 英：（唱“快板”）老娘亲卖翠花沒有归家。

- 郭：（唱“快板”）来得好来得妙刚刚凑巧，她母亲不在家正好及调，
小郭华第二次柜台来跳，小金莲摸一把娇似藕梢。（如上次
跳柜台动作一样）
- 英：（唱“快板”）罵一声郭相公真可大胆，你不該在鋪房摸我的金蓮。倘若是你不走我連声叫喊，喊动了众街邻呈送到官。送到官責打你四十大板，只打得讀书人进退两难。
- 郭：（唱“快板”）小郭华在鋪房自己埋怨，悔不該在鋪房苦求姻緣。
我不辞賢大姐拔脚就轉，站在廊簷听一听背后之言，（郭出
門站在門外偷听）。
- 英：（白）相公，你当真去了，当真走了！可叹你是一男，我是一女，
要我是一男，你是一女，我不缠，就不缠，我要缠，就缠个
活人倒地呀。
- （唱）王月英在鋪房自己埋怨，悔不該在鋪房說些狂言。郭相公是
真君子拔脚就轉，这一陣只閃得我寸骨麻酸，望不见郭相公
出門去观看，我看郭相公身落那边。叹不尽郭相公渾身酸
軟，（英进店，渾身酸軟介，伸懶腰，郭进內）
- 郭：（接唱）有郭华站在廊簷下等候半天。
- 英：（唱“送板”）王月英出上句关雎雎鳩，
- 郭：（唱）由郭华对下句在河之洲。
- 英：（唱）王月英出的是窈窕淑女，
- 郭：（唱）小郭华对下句君子好逑。
- 英：（唱）王月英說罢了拿脚就走，
- 郭：（唱）由郭华走上前扭住絲綢。（郭拉住英）
- 英：（白）相公，我要喊！
- 郭：（唱）賢大姐你喊出口，丢了你我的臉面。
- 英：（白）我要打！（假意欲打）
- 郭：（唱）賢大姐打我几下死也甘心。
- 英：（唱）我一见这相公說得好慙，一霎时說軟了我的心肝。叫相公你

与我把鋪房門掩，

郭：（唱）有郭华掩了鋪房去会姻緣。（郭、英同下）（王上）

王：（上唱）表家乡住至在周槃桥下，我取名叫做王媽媽。清早起卖翠花大街走下，天过下午时后沒有归家。我来到店房門停步站下，叫声女儿快开门为娘回家。

（白）我儿开门来！（英上）

英：（白）我正在与相公談話，耳听得外边有人叫門。你是那个？

王：（白）为娘回来了。

英：（白）不好了，媽回家了。（郭华上）

郭：（白）我不相信？

英：（白）你不相信，請听。

郭：（装英声白）你是那一个？

王：（白）是娘回来了，快些开门。

郭：（白）大姐开后門。

英：（白）我沒有后門，你就在我的房里躲避一时。

王：（白）女儿开门；女儿开门！

英：（白）娘，你回来了。

王：（白）回来了，你在家干什么？

英：（白）娘，你到那里去，

王：（白）我到房里有事。

英：（白）有事就在外边做吧！

王：（白）你給我站过来！（拖英介）你是那一个，怎不撒手？（郭双手掩面）

郭：（白）不能撒手，撒手就要丢醜。

王：（白）丢醜也要撒手。

郭：（白）猫！

王：（白）老鼠哟！你不是郭华嗎？

郭：（白）是郭华。

王：（白）郭华，你到我家干什么？（郭不语）
英：（白）买膏红，买膏红！
王：（白）他不晓得讲，要你讲？（问郭）买膏红，你怎么跑到我姑娘房里去了？
英：（白）走错了。
王：（白）不要你讲，走错了路呀！今天我问你，是官罢，是私休？
郭：（白）官罢怎讲？私休怎说？
王：（白）官罢，送在有司衙门，打板子，加夹棍。
郭：（白）私休呢？
王：（白）一去永不来。
郭：（白）这个……
英：（白）私休吧。
王：（白）他不晓得讲，要你教他。
郭：（白）好！私休，私休。
王：（白）那你就与我走！（郭欲走介）慢着，我看看外面可有人？赶快与我走！（郭将出大门，双手往头上一摸，发现帽子丢了，就对英做手势）
英：（白）娘，老鹰钓小鸡！（将帽抛出）
王：（白）不是老鹰钓小鸡哟，就是钓你这个小鬼。（郭将帽接在手里）
郭：（白）王妈妈，多谢你！
王：（白）郭华，也没吃我的，喝我的，多谢什么？
郭：（白）多谢你老的宽洪大量。（下）
王：（白）你给我拿家法来。
英：（白）拿家法来打哪个？
王：（白）就打你。
英：（白）我也没有犯法？
王：（白）你没有犯法。青天白日把小郭华关在家里，你还说你没有犯法。（英拿出家法，往地上一丢，打了王的脚，王摸脚介）